

大家小说

学者教授诗人 清风明月劲松

——忆顾毓琇先生

王次昭



位于中央音乐学院的顾毓琇雕像

是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主要创办人，一生共创话剧十几部，早年所创作的历史剧《琵琶记》在美国波士顿大剧院的成功公演，成为中国“国剧”运动的里程碑事件。作为佛学家，他著有《日本禅宗师承记》《禅宗师承记》等佛教著作，其中英文巨著《禅史》在国际上影响深远。顾先生可谓著作等身，不愧为博学鸿儒，旷世奇才！

然而，最令我们倍感亲切的是，顾先生还是一位音乐家。精通音律的他在中国古典音乐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不仅对我国古代音乐史作了研究和阐述，还对中国古代乐谱的研究颇有造诣。他破解了许多中国古代乐谱中的疑难，曾将姜夔的自度曲谱翻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公演。1940年，他提出以三三四频率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通过该建议并实行。1955年，他完成了我国明朝刻印的古诗词乐谱的整理工作。1968年，他出版了《宋词歌谱四十五调》，后在台湾出版了《樵歌十首》并将它列入《中华大典》。1972年出版的《蕉舍词曲五百首》，1973年出版的《蕉舍诗歌一千首》，这两部作品集收录了他自己谱的歌

人生掠影

王丽萍：建筑可阅读

本报记者 杨雪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王丽萍委员调研发现，从2018年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始系统推出“建筑可阅读”，不断扩大具有历史文化风貌和内涵的建筑对市民游客开放。目前全市各类开放参观建筑数量已达1056处。全市设置二维码方便市民游客了解建筑背后故事的“扫码阅读”1.0版，到扩大各类建筑开放让市民游客走进历史建筑的“开放建筑”2.0版，再到深度利用数字化方式、激发全民参与的“数字化转型”3.0版，“建筑可阅读”开创了全新的都市旅游方式，激发了全社会的参与热情。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呼应人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热切期盼，让城市文化深入人心，文化空间人人可享，“建筑可阅读”，全民读书热，奋力推进城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尽力。目前存在的问题

欧阳黔森：书写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

本报记者 谢颖

“贵州的山峰，我走了应该有一半，只要做梦，梦见的永远是乡村。”近日，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长篇小说新作《莫道君行早》发布，这部作品同时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小说聚焦武陵山腹地的贵州山村，全面、细致、鲜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实践，触及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扎实的现场式写作，实现了小事件与大历史的完美衔接，是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图谱，武陵山腹地的脱贫壮歌。

时代感强、泥土气浓郁、方言土语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相结合，是这部小说的特色。《莫道君行早》原型村代表、贵州省铜仁市思南

熊远明：继承梁启超精神

本报记者 张丽

今年适逢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日前，“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图书馆馆长、党委副书记熊远明出席活动并作了题为《纪念与传承——记梁启超先生与国家图书馆的早期建设和发展》的报告。活动现场，国家图书馆与中共广东省委江门市新会区委宣传部合作共建的“梁启超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通。

熊远明从筹备办馆经费、搜购中外图书、统一中外图书分类方法等三个方面，系统回顾和阐述了梁启超先生为国家图书馆早期建设与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及其深远影响。熊远明指出，梁启超先生与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今天，我们隆重举办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系列活动，不仅是为了纪念他的学术思想，缅怀

曾小敏：艺心为民 文化共享

本报记者 郭海瑾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认为，艺术源于生活，服务面向群众。依托底蕴深厚的岭南文化，广东粤剧院坚持讲好广东故事，在专注深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审美，打造出《红头巾》《白蛇传·情》《渔光曲》等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原创粤剧。作为文艺工作者，文化惠民这个“初心”始终坚守不变。近年来，在市场培育和戏曲普及专项基金及剧团振兴计划的推动下，广东粤剧院积极开展粤剧进校园、进社区、“周末睇大戏”“名家演出周”、粤剧社会公益等级普及及工作，通过小视频、粤歌等形式进行网络传播推广，每年以惠民演出的方式惠及近百万群众。在艺术推广方面，天耀工程“曾小敏粤剧艺术全国巡演”从广东出发，走进中原，走过大江南北近

有这样一位世纪老人，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与百年中国风雨并行，他亲沐“五四”之风，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毕生追求，学贯中西、文理兼长、博古通今，其学术成就横跨科学、教育、文学、戏剧、音乐、佛学等，堪称全才。这位大师就是被誉为科坛巨擘、杏坛宿将、文坛翘楚的顾毓琇先生。

1902年12月，顾毓琇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父母的言传身教启发了他特立独行、追求自由而又宽容仁厚的性格特质。儿时，他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当时其国文老师是钱锺书的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1915年，13岁的他被送往清华初中部就读，与梁实秋、梁思成、吴文藻等成为同窗。“五四”时期，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1923年8月17日，他东渡赴美留学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仅4年半时间里就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获得科



人物特写

全国政协委员海尼扎提·托呼提：

“爱上了这样的履职”

人民政协报融媒体记者 张佳琪

“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员，能在‘委员通道’上代表新疆青年，为新媒体行业发声、为家乡代言，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新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海尼扎提·托呼提在“委员通道”上讲述了自己用视频记录大美新疆的故事。

学海星光

认识杨干华大概是1996年前后，珠海市作协大会上，时任《珠海文艺》主编杨启基，大家都尊称的阿基叔拍拍我手臂大声说：“这位是张超山。”面前这位平头白发的农民大叔温和地笑了：“张超山嘛，我看过你的小说。”我顿时受宠若惊，他是客人，口音浓厚、清晰响亮，中气十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他和蔼的笑容，像我的父亲一样，见面还没说话就先笑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温暖亲切。

杨干华说看过我的小说，说明他当时作为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对珠海的报纸杂志和文学生态是非常关注的。那时我刚毕业，分配到香洲特警车队，每天除了巡逻训练就是写小说。我们当时的驻地是在夏美路香洲汽车总站后面的榕树头，到杨主席在桃园新村的公寓直线距离也就几百米。我上门拜访过杨主席，第一次在他家里看到“大碌竹”，我感到非常神奇，那是用大条粗竹制成的水烟筒，点烟丝，抽起来咕噜咕噜响，杨主席边抽边跟我谈文学，烟雾弥漫中，拿出他的长篇小说《天堂众生录》，在扉页右下角写上“超山小弟”，签名送我。

1999年底，广东省作协推荐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鲁迅文学院是文学的殿堂，喜欢文学的人都该心驰神往，我自然很希望能够参加。当时我欣喜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去请示领导，领导说你的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谁顶？况且现在大家都这么忙。我想想也是，澳门那时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大家都忙着这事呢。傻傻的我去找了单位的几个领导，看看可不可以

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在美国苦读的那些年里，他的专注与努力有了收获，海外学者曾公开认为顾先生当之无愧应为现代电机分析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2月，24岁的顾先生发表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引起业界广泛关注，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表现出的天分表示惊叹。数年后，顾先生的“顾氏变数”获得素有电机与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兰姆”金质奖章。5年留学期满，顾先生立刻返回灾难深重的中国，被清华大学聘为工学院院长，后鉴于他对清华大学的杰出贡献，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孙一起并列为清华留名青史的四大大院长。1950年秋，他回到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客座教授。1952年8月底，他应聘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两年后转为终身教授。年近百岁的顾先生在美国开始了从行政向学术研究的惊人转型，并一跃又站到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他和维纳等人一起开创了控制论的新纪元，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非线性控制理论的先驱。2000年，国际电工和电子学会授予成就斐然的顾先生“千禧奖”和“巨比立”奖。他的教学生涯一直持续到70岁，退休后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理学博士学位。而这所有来之不易的学术成就，顾先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获得的。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从伦敦、香港辗转回到祖国内地。从那次起，他先后8次回到祖国探亲、访友、讲学，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2002年9月9日，顾老驾鹤西去，享年100岁。

但是，在我们看来，顾先生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回望百年，他立足于科学、教育事业，为祖国、世界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寄情于文学、戏剧，并对佛学造诣精深。作为诗人，他出版诗歌赋赋十部，近8000首，是继陆游之后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诗人，曾获巴西西人文学艺术金质奖章，被世界诗人大会加冕为“国际桂冠诗人”。作为戏剧家，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发轫人之一，

让他成了新媒体创业者，奔赴各地参观调研也让他对行业发展多了思考。今年他的提案正是与此相关。

今年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海尼扎提认为，新疆作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布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新时代应进一步展示好形象，把本土故事更好地传播到海外，让世界更加“读懂”中国。

“目前新疆地区新媒体运营人才不足。”海尼扎提坦言，因为头部互联网平

忆恩师杨干华

张超山

一大堆年货来招待，我们整整聊了一个上午，我汇报了学习和创作情况，小说写了10多万字，其中两个短篇小说将在《中国作家》和《啄木鸟》杂志上发表。还有一些鲁迅文学院的趣事、各位任课老师的状况，杨主席听得很认真，偶尔还会插问一下，因为很多是他熟悉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是我在听，他多次讲起茨威格，讲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回去时，他送我到楼下，我记得那一天，耀眼的阳光照射下来，很温暖。大家又站着聊了好一阵。一个月后，忽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我震惊得双脚发软。

此后与他的儿子杨子平渐渐多了联系，听子平讲话，有时感觉是见着他父亲，他们的声音都很相似，其实我非常想听他讲讲自己的父亲，讲讲他的长篇小说，杨干华在中国文坛大名鼎鼎，为人宽厚仁慈、光明磊落，他帮助过很多人，应该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不过10多年过去了，我从没听他主动提起过，我一直感到不解，但也不好直问。前几年我的父亲走了，那时我交流到斗门镇上班，近百公里的路程，每天早出晚归，还常常加班，隔三岔五备勤，经常几天无法回家，有时好不容易早点下班，过了珠海



杨干华著作《惊蛰雷》

大桥又接到紧急通知，立即掉头朝西奔跑，父亲病逝跟自己没有照顾好有莫大的关系，每一想起来，我就泪眼婆娑，好几年的时间，家人都不敢在我面前提起父亲。我开始理解了张枣的诗句，是的，“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也理解了子平为什么从来没主动说过自己的父亲。

（作者系作家，苏曼殊文学奖、中山图书奖获得者）